

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

導言

〈與陳伯之書〉是一封用駢文寫成，勸說陳伯之(生卒年不詳)歸降梁朝(502-557)的招降書信。此書信作於南朝蕭梁天監四年(505 年)冬，由著名文人丘遲(464-508)所書。當時梁武帝蕭衍(464-549)命堂弟臨川王蕭宏(473-526)領兵討伐北魏。大軍進發到淮上時，受到北朝魏(386-534)平南將軍陳伯之的阻擋。當時南朝的著名文人丘遲在蕭宏軍中擔任諮議參軍、領記室，次年三月，他受命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封書信給陳伯之，勸他歸降梁朝。而陳伯之得書後，「乃於壽陽擁眾八千歸」即他在不久後便於壽陽(今安徽壽縣附近)率領部隊八千人投誠南梁。

作者背景

丘遲，字希範，梁朝時著名文學家，吳興烏程(今浙江省吳興縣)人。相傳他八歲便懂得讀文寫文，極其聰慧，其文才深得梁武帝愛惜而得到重用，曾任散騎常侍、中書郎、永嘉太守等，於天監四年，擔任臨川王的諮議參軍，翌日為了招降陳伯之而寫了這封信。丘遲的文筆之美，為人所贊賞，「時高祖著《連珠》，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，遲文最美。」又如鍾嶸(468-518)就曾在《詩品》中說過：「丘詩點綴映媚，似落花依草。」說明丘遲的文才。

陳伯之，南朝濟陰睢陵(今安徽省盱眙縣西)人，原先在鍾離(今安徽省鳳陽縣東北)為盜賊，「好著獬皮冠，帶刺刀，候伺鄰里稻熟，輒偷刈之……在鍾離數為劫盜」。在齊明帝(452-498)時從軍，後來因建立功績而被封為魚腹縣伯。至齊東昏侯(483-501)立位，派他為江州刺史，駐守潯陽(今江西省九江縣)以對抗蕭衍。但不久就歸降蕭衍，並追隨蕭衍兵平建康(齊國首都，今南京市)，受封為豐城縣公。蕭衍自立為帝，建元天監(502 年)，即為梁武帝，陳伯之仍任江州刺史。其後他又受到部下鄧繕(生卒年不詳)的慫恿，以復齊為名，舉兵造反，但兵敗，因而與兒子虎牙(生卒年不詳)投奔北魏，「問道亡命出江北，與子虎牙及褚縉俱入魏」。北魏以他為散騎常侍、平南將軍。

體裁

〈與陳伯之書〉是一封用駢文寫成的書信，而書信是指一種用作傳遞音訊、表達情意的應用類文書。撰寫書信時，均有一定的特定對象，因此行文必須因應不同的對象而作出調整，懂得尊重對方，使收信人樂於接受，而文字則須力求簡明、扼要，使對方一目了然。同時，書信有其一定的格式，及專門的用語。如〈與

陳伯之書〉便是以書信格式所寫成，此書信有明確的收信人「陳將軍足下」及寄信人「丘遲頓首」的名字，並在開首、結尾處均寫上應酬語，這些均符合書信的格式要求，說明這是一封書信。

寫招降書的原因

為甚麼丘遲選擇撰寫招降書，而不用重兵去征服陳伯之？本文認為這是因為丘遲很了解陳伯之的為人與作風，深明他素有歸降敵方陣營的前科，如他為齊將時，受命鎮壓起兵叛齊的蕭衍，但最後竟歸降蕭衍，成為梁朝將軍；又如他因的唆使，叛梁投魏。丘遲明顯深知陳伯之的這些事跡，故選擇了以朋友的身份給陳伯之寫了一封招降書，希望以朋友勸喻的形式來打動陳伯之，棄暗投明，歸順梁朝。這封書信軟硬兼施，既開宗明義地指斥他叛梁投魏的過失，希望他能知錯改過，又苦口婆心地作出規勸，分析天下大勢，陳明箇中的利害關係，藉以說服陳伯之歸順梁朝。

要達到勸降的目的，這封書信必須要做到辨以是非、曉以利害、動之以情、明之以義及威之以勢，另外又要注意行文要不卑不亢，從容大度，處處為對方設想，顧慮對方的感受與自尊，使對方能夠接受。這種分寸的把握並不容易，而這封書信卻十分成功，達到了勸降的目的。這封書信文簡意賅，既沿用駢文的華麗措辭，以及用典寄語的形式，但又會因應對象的學問程度而稍作調整，使用一些較為淺白的語句及典故，而且思路分明，組織謹密，有駢文之長而無其短，因而使陳伯之易於理解箇中要義，同時這簡明的書信亦表現了一種親切，為對方著想的態度，增添誠意，有助打動陳伯之歸降梁朝。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·丘中郎集題辭》中記述明代張溥(1602-1641)對〈與陳伯之書〉的看法：

「革命諸文，連珠唱和，世不多見。其最有聲者，與陳將軍伯之一書耳。隗囂反背，安豐責讓；楊廣附逆，伏波曉勸。咸出腹心之言，示泣血之意，不能發其順心，使之回首。獨希範片紙，強將投戈。松柏坟墓，池台愛妾，彼雖有情，不可謂文章無與其英靈也。」

指它比前人的同類型文章出色，能收「強將投戈」之效，是一封成功的招降書。

本課文採用劉盼遂(1896-1966)、郭預衡(1920-2010)主編的《中國歷代散文選》載嘉慶十四年鄱陽胡氏刻本《昭明文選》。

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注釋

遲頓首(1)。陳將軍足下：無恙(2)，幸甚幸甚。將軍勇冠三軍(3)，才為世出，棄燕雀(4)之小志，慕鴻鵠以高翔。昔因機(5)變化，遭遇明主(6)；立功立事，開

國稱孤(7)，朱輪華轂(8)，擁旄(9)萬里(10)，何其壯也！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(11)，聞鳴鏑(12)而股戰(13)，對穹廬(14)以屈膝，又何劣邪！

- (1) 頓首：叩拜，古代人書信首尾常用的客氣語。
- (2) 無恙：恙即憂、病，無恙是古人習用的問候語，《藝文類聚》引《風俗通》：「凡相勞問者曰：『無恙乎？』非為疾也。」。
- (3) 三軍：古時指中軍、上軍、下軍或中軍、左軍、右軍，此泛指軍隊。
- (4) 燕雀：指庸者的眼界狹小，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：「嗟呼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」。
- (5) 因機：順應時機。
- (6) 明主：梁武帝蕭衍。
- (7) 開國稱孤：指受封爵，陳伯之降梁後，因平齊有功所以被封征南將軍，封豐城縣公，邑二千戶。
- (8) 轂：音谷，車輪中心的圓木。
- (9) 擁旄：旄音無，用旄牛尾裝飾的旗子，此指旄節。古代武官持節專制一方，稱為「擁旄」。
- (10) 萬里：言其統制區域的廣大，李善注引荀悅《漢記》說：「今之州牧，號為萬里。」。
- (11) 奔亡之虜：逃亡投敵之人。
- (12) 鳴鏑：鏑音的，箭頭義，而鳴鏑即響箭，軍中以為號令。
- (13) 股戰：大腿發抖。
- (14) 穹廬：穹音窮，穹廬指毡帳，同今天的蒙古包，這裡比喻北魏。

尋(15)君去就之際(16)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內審諸己(17)，外受流言(18)，沈迷猖獗(19)，以至於此。聖朝(20)赦罪責功(21)，棄瑕(22)錄用，推赤心(23)於天下，安反側(24)於萬物，將軍之所知，不假僕一二談(25)也。朱鮪(26)涉血(27)於友于(28)，張繡(29)剗(30)刃於愛子，漢主不以為疑，魏君待之若舊。況將軍無昔人之罪，而勳重於當世。

- (15) 尋：探究、推究。
- (16) 去就之際：指去梁降魏之時。
- (17) 內審諸己：審即詳察，內審諸己就是自己的內心反覆思考。
- (18) 流言：無根據之言。
- (19) 沈迷猖獗：迷惑狂亂。
- (20) 聖朝：梁朝。
- (21) 赦罪責功：赦罪指赦免罪過，責即求義，而責功指以求取得功績。
- (22) 瑕：玉的斑痕，此處喻缺點、過失。
- (23) 推赤心：指真心、赤誠之心，而推赤心是比喻真心待人，《後

漢書·光武帝紀》：「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！」。

- (24) 反側：動搖不定，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上》：「誅王郎，收文書，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。……令諸將軍燒之，曰：『令反側子自安。』」
- (25) 不假僕一二談：僕是作者自稱，不假僕一二談即不用我一細說了。
- (26) 朱鮪：鮪音賄，王莽末年綠林軍的將領，曾勸殺劉伯升，但光武帝卻真心招降。
- (27) 涉血：血濺於地而污足。
- (28) 友于：兄弟，指光武帝劉秀之兄劉伯升。
- (29) 張繡：漢末建安時將領，曾殺曹操之子曹昂，但投降後仍受禮待。
- (30) 剗：音至，指刺殺。

夫迷塗知反，往哲(31)是與(32)；不遠而復(33)，先典(34)攸高(35)。主上屈法(36)申恩(37)，吞舟是漏(38)；將軍松柏(39)不翦，親戚(40)安居，高臺(41)未傾，愛妾尚在，悠悠爾心，亦何可言！

(31) 往哲：以往的哲人、聖賢。

(32) 與：稱許、讚許。

(33) 不遠而復：《易經·復卦》：「不遠復，無祇悔，元吉。」，即指如果沒有甚麼大的過錯，就能回復故常，沒有甚麼值得後悔。

(34) 先典：古代的典籍，即指《易經》。

(35) 攸高：攸指所，高指推崇。

(36) 屈法：指曲，有鬆緩的意思，屈法就是治法從輕。

(37) 申恩：申明、重視恩惠。

(38) 吞舟是漏：吞舟指大魚，喻罪行極大的人，而吞舟是漏是比喻法網寬疏，《史記·酷吏列傳序》：「網漏於吞舟之魚。」。

(39) 松柏：古人在墳墓旁種松柏，此指墳墓。

(40) 親戚：這裡指父母兄弟。

(41) 高臺：指住宅。

今功臣名將，雁行有序(42)，佩紫懷黃(43)，贊(44)帷幄(45)之謀；乘輅(46)建節(47)，奉疆場(48)之任。並刑馬作誓(49)，傳之子孫。將軍獨覲顏(50)借命(51)，驅馳(52)毡裘之長(53)，寧不哀哉！

(42) 雁行有序：雁行是雁的行列，而雁行有序指各有封賞和官階，尊卑有序。

(43) 佩紫懷黃：紫即紫綬，黃即金印，這裡是指身居要位的高官，《史記·蔡澤傳》：「懷黃金之印，結紫綬於腰」。

(44) 贊：協助。

(45) 帷幄：軍中帳幕，這指軍國大事，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「高帝曰：『運籌策帷帳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』」。

(46) 輅：音堯，指兩匹馬拉的輕車，使臣所乘。

(47) 節：符節，用作憑證，使者所持。

(48) 疆場：場音奕，疆場指邊境。

(49) 刑馬作誓：古代諸侯會盟立誓的儀式，當中會殺白馬，飲血為誓。

(50) 覲顏：覲音免，覲顏指厚顏。

(51) 借命：指偷生。

(52) 驅馳：為之奔走效命。

(53) 毡裘之長：毡裘是胡人的衣著，這指外族之酋長，此喻北魏君主。

夫以慕容超(54)之強，身送東市(55)；姚泓(56)之盛，面縛(57)西都(58)。故知霜露所均(59)，不育(60)異類(61)；姬漢舊邦(62)，無取(63)雜種(64)。北虜(65)僭盜(66)中原，多歷年所(67)，惡積禍盈，理至焦爛(68)。

(54) 慕容超：南燕王，敗於劉裕北伐，後被斬。

(55) 東市：原是漢朝在長安處決犯人的場所，後泛指刑場。

(56) 姚泓：後秦王，劉裕北伐攻破長安，姚泓出降，後被斬。

(57) 面縛：縛手於背，面部向前。

(58) 西都：指長安。

(59) 霜露所均：均是分佈，全意指天地之間，《禮記·中庸》：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。」

(60) 育：養育。

(61) 異類：指外族。

(62) 姬漢舊邦：姬是周天子姓，而姬漢舊邦是指北方中原地區是周漢的故國。

(63) 無取：不收。

(64) 雜種：指外族，這是舊時侮辱性的稱呼。

(65) 北虜：虜是舊時對北方少數民族的侮辱性的稱呼，這裡是說自拓跋珪建立北魏，至此已有一百餘年。

(66) 僭盜：竊據。

(67) 年所：所是許義多少，年所是指多少年數。

(68) 焦爛：焦同焦，比喻崩潰滅亡。

況偽孽(69)昏狡，自相夷戮(70)；部落攜離(71)，酋豪猜貳(72)。方當繫頸(73)蠻邸(74)，懸首藁街(75)，而將軍魚游於沸鼎(76)之中，燕巢於飛幕(77)之上，不亦惑乎！

(69) 偽孽：偽指非法的，孽指身份不正，這裡指北魏宣武帝。

(70) 自相夷戮：自相屠殺，《北史·魏本紀》：「景明二年，太保咸陽王禧謀反，賜死。」。

(71) 攜離：也是離析之意，全意分裂離散。

(72) 猜貳：相互有忌，各懷二心。

(73) 繫頸：以繩繫頭，投降請罪。

(74) 蠻邸：外族人在京師所住的館舍。

(75) 藁街：藁音稿，漢朝長安的街名，蠻邸設在這裡。

(76) 沸鼎：盛滿沸水的烹飪器，李善注引袁崧《後漢書》朱穆上疏曰：「養魚沸鼎之中，棲鳥烈火之上，用之不時，必也焦爛。」。

(77) 飛幕：飄搖不定的帳幕，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：「夫子之在此也，猶燕之巢於幕上。」。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。見故國(78)之旗鼓，感平生於疇日(79)，撫弦(80)登陴(81)，豈不愴恨。所以廉公(82)之思趙將，吳子(83)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；將軍獨無情哉？想(84)早勵(85)良規(84)，自求多福。

(78) 故國：指梁朝。

(79) 疇日：昔日。

(80) 弦：此指弓弦。

(81) 陴：音皮，城上的矮牆亦稱女牆，意愴恨、悲傷。李善注引袁宏《漢獻帝春秋》臧洪報袁紹書曰：「每登城勒兵，望主人之旗鼓，感故交之綢繆，撫弦搦矢，不覺涕流之複面也。」。

(82) 廉公：即廉頗，趙國名將，指廉頗在魏國思復為趙將，事見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：「廉頗居梁久之，魏不能信用。趙以數困于秦兵，趙王思復得廉頗，廉頗亦思復用於趙。」。

(83) 吳子：即吳起，為魏國守西河，魏武侯聽信讒言將其召回，吳起預料西河必為秦所奪取，故臨行時望西河而泣下(見《呂氏春秋·長見》)。

(84) 想：希望。

(85) 勵：勉勵。

(86) 良規：好的打算，指歸梁。

當今皇帝盛明，天下安樂。白環(87)西獻，楛矢(88)東來；夜郎(89)滇池(90)，解辮請職(91)；朝鮮昌海(92)，蹶角(93)受化。唯北狄(94)野心，掘強(95)沙塞(96)之間，欲延歲月之命耳。

(87) 白環：指白玉環，林善注引《世本》說：「舜時，西王母獻白環及珮。」。

(88) 楛矢：楛音戶，用楛木做的箭，李善注引《家語》：「昔武王剋商，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。」，肅慎氏是當時東北的少數民族。

(89) 夜郎：今貴州省桐梓縣一帶。

(90) 滇池：今雲南省昆明市附近。二者均是漢時西南少數民族所建國名。

(91) 解辮請職：解其辮髮，請求封職，表示歸順漢王朝。

(92) 昌海：今新疆羅布泊。

(93) 蹶角：以額角叩地，以示歸服，表示東、南、西三方的民族都歸順梁朝。

(94) 北狄：狄是先秦時北方的少數民俗，此指北魏。

(95) 掘強：同倔強。

(96) 沙塞：沙漠邊塞之地。

中軍臨川(97)殿下(98)，明德茂親(99)，揔茲戎重(100)，弔民(101)洛汭(102)，伐罪(103)秦中(104)。若遂(105)不改，方(106)思僕言，聊布(107)往懷(108)，君其詳(109)之。丘遲頓首。

(97) 中軍臨川：指蕭宏，封臨川王、進號中軍將軍。

(98) 殿下：對王侯的尊稱。

(99) 明德茂親：好的德行，皇室的至親。

(100) 揔茲戎重：揔同總義主持，全義解總領此次北伐的軍事重任。

(101) 弔民：慰問百姓平民。

(102) 洛汭：洛水隈曲之處，即洛水流入黃河的地方，在今河南鞏縣一帶，這裡泛指洛陽附近。

(103) 伐罪：討伐有罪的人。

(104) 秦中：今陝西省中部地區。

(105) 遂：因循、照舊。

(106) 方：義當。

(107) 布：表白、陳述。

(108) 往懷：昔日的交情。

(109) 詳：詳加考慮。

譯文

丘遲叩拜：陳大將軍足下，貴體平安，萬分欣慰。將軍的英勇是全軍之首，才能傑出於當世。您摒棄燕雀俗小的志向，及早脫離了齊國，仰慕那鴻鵠高飛的遠大抱負，而投奔了梁王。當初您順應機緣，改換門庭，碰上了賢明的君主梁武帝，建立功勳，成就事業，得以封爵稱孤，出門時乘坐裝飾華麗的車子，擁有雄兵，號令一方，這是何其壯觀啊！怎麼一下子竟成了逃亡投敵的人，聽見響箭就大腿發抖，對著毡帳就屈膝跪拜，這又是何等卑劣！

我探究您去梁降魏之時，並不是有別的原因，只不過是因為自己內心考慮不周，在外受到謠言的唆使，一時迷惑，以至於到了這個地步。聖明的梁朝赦免臣子的罪過而重在求取功績，不計較過失而加以任用，以赤誠之心待天下之人，讓所有心懷動搖的人能消除疑慮安定下來，這一切都為將軍所熟知，不須我再一一細說了。記得朱鮪曾參與勸殺漢光武帝的兄長劉伯升，張繡亦曾用刀刺殺了曹操的愛子曹昂，光武帝劉秀並不因此疑忌朱鮪，反而誠心誠意地招降了他，魏王曹操在張繡歸降以後待他仍像過去一樣。何況將軍既無朱、張二人的罪過，功勳又見重於當世！誤入迷途而知返，這是古代聖人所稱許，如果沒有甚麼大的過錯而能回復故常，這是古代經典中所推崇的。梁武帝治法從輕，重視恩惠，法網寬鬆到可以漏掉吞舟的大魚；將軍家的祖墳完好，父母兄弟依舊安居樂業，宅第完好，愛妾仍然健在，您心裡仔細想想吧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當今梁朝的功臣名將都各有封賞任命，尊卑有序，結紫色綬帶在腰，懷揣黃金大印在身，參與謀劃軍國大事；武將乘重輦車手執符節，接受守衛邊境的重任。並且朝廷殺馬飲血立誓，功臣名將的爵位可以傳給子孫後代。唯獨將軍厚顏偷生，為北魏君主奔走效力，難道不感到可悲嗎？

像南燕王慕容超的強大，最終仍身死刑場；像後秦君主姚泓的強盛，也落得在長安被反縛生擒的下場。由此可見，雖天地之間霜露均佈，卻不養育外族；北方中原一帶周漢故土，決不容有雜種同生。北魏假稱帝號竊據中原已有很多年，積惡多端災禍滿盈，照理說已將自取滅亡。更何況北魏君主昏瞶狡詐，自相殘殺，部落內部分裂離散，部族首領互相猜忌，各懷心思，理應投降請罪，從他們的官邸被綁縛到京城斬首示眾。而將軍您卻如魚游於燒沸水的釜鼎之中，像燕子一樣在飄搖不定的帳幕上築巢，這不是太令人疑惑不解嗎？

暮春三月，江南碧草萋盛，各種各樣的花朵開滿樹叢，一群一群的黃鶯振翅翻飛。如今將軍與梁軍對壘，您遠望故國軍隊的軍旗戰鼓，回憶往日在梁的生活，您手撫弓弦，登上城牆以望遠之際，怎不令人黯然傷情？所以當年出亡到魏國的廉頗仍渴望重作趙國的將帥，戰國時的魏將吳起臨離開西河，預料西河必為秦所奪取而痛哭流涕，這是人之常情。難道唯獨將軍沒有這種感情嗎？希望您能早定良策，爭取幸福的前途。